

中 | 华 | 经 | 典 | 名 | 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左 传

郭丹 程小青 李彬源 译注

【上册】



中华书局



中华
经典
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郭丹 程小青 李彬源 译注

左传 上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传/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2. 10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8833 - 5

I. 左… II. ①郭…②程…③李… III. ①中国历史 - 春秋时代 - 编年体②《左传》 - 译文③《左传》 - 注释 IV. K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0428 号

-
- | | |
|-------|---|
| 书 名 | 左 传(全三册) |
| 译 注 者 | 郭 丹 程小青 李彬源 |
| 丛 书 名 |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
| 责任编辑 | 周 旻 张彩梅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7¼ 字数 1100 千字 |
| 印 刷 | 1 - 8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8833 - 5 |
| 定 价 | 156.00 元 |
-

前 言

中国史学的发轫期，根据现存的文献，当在西周、春秋时期。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仅是传说，是否史籍，真伪难辨。只是到了西周、春秋时代，才有完整的史书，如周王朝有《周书》《周志》，郑国有《郑志》《郑书》，楚国有《楚书》《杌榘》，晋国有《乘》。墨子说：“吾见百国《春秋》。”（《隋书·李德林传》及《史通·六家》篇引）说明《春秋》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称。只是这些史书绝大部分已亡佚，其体制与内容，当然也就无从知道了。流传至今的，只有《尚书》、《春秋》等少数几部史书。

《汉书·艺文志》有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记事的史书为《春秋》，相传为孔子所修订。这是中国第一部编年简史，也是最早的私家所著的历史著作。《春秋》的记事，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就是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按照这十二公的次序来记载历史大事，从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共记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事件。《春秋》的内容以鲁国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

作为一部以记事为主的编年体著作，《春秋》的首要特点是有了明

确的时间顺序。作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按时序将历史事件排列起来，有所取舍，有详有略。这一点，比之《尚书》是一大进步。《尚书》没有时序，为后人从发展演变的角度认识历史带来许多不便。《春秋》编年的记史方法，不但是史学方法论上的创新，也是历史观的发展与进步。《春秋》的编年记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宏观地审视历史流变的依据，客观上也反映出作者历史演变的史学观念。这是史学观的一大进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记事“谨严”。（韩愈《进学解》说：“《春秋》谨严。”）所谓“谨严”，指的是遣词用字一丝不苟。这个风格，源自于《春秋》的“书法”。举例来说，《春秋》隐公元年记载：“郑伯克段于鄆。”《左传》中有一段解释《经》文的话：

书曰：“郑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意为共叔段与兄争国，不像个做弟弟的，所以《经》文不称之为“弟段”。郑庄公与叔段之战，宛如两国之君交战，郑庄公打败了对方，所以说“克”。《经》文称“郑伯”而不称“郑庄公”，意在讥讽郑庄公有失教弟之责，有意养成其恶。叔段败后逃亡共地，《经》文不写“出奔”，是因为郑庄公也有罪，史家又难以下笔，为尊者讳，所以不说“出奔”。可见《春秋》的用语是非常谨严的。这，也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要以一字之褒贬来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因此特别重视遣词造句。这与孔子著《春秋》的目的是相统一的。《孟子·滕文公下》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通过历史事件尤其是人事的记载，达到“劝”与“惩”的目的，自古以

来就有这个传统。《春秋》中的“书法”，在孔子以前的史官中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只是到了孔子依鲁史记修《春秋》，把这种手法加以系统化和模式化，形成了所谓的“春秋笔法”，“惩恶劝善”也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以至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春秋》谨严的特点，其弊在于记事过于简略。《春秋》所记之事，少者一事仅一字，最多者也不过四十余字。如此简略的记载，只类似于今天的标题新闻。作为一部史书，它无法使人们了解历史运动的全过程，更无法使人从中认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例如“郑伯克段于鄆”一事，乃是春秋初年发生于郑国的一件大事，但《春秋》隐公元年仅以上述六字记之。这样简略的记载，读者不但对于郑庄公兄弟阋墙、母子构怨的经过无法了解，更无从知道春秋初年的小霸郑庄公在暴兴于诸侯之前为巩固君位、肃清内部障碍而消灭共叔段势力所起的历史作用。从这一点上说，王安石讥之为“断烂朝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极大影响的先秦“六经”之中，《春秋》是非常重要的著作，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如前所述，孔子作《春秋》并非单纯为了记载历史事件，而是为了坚持西周制度，反对诸侯为政，目的在于匡救时弊，惩恶劝善。但是，《春秋》经文隐晦难晓，又蕴含褒贬，所以又有了“解经”的“《春秋》三传”，这就是《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儒家经典，到了东汉前期，“经”的范围已经扩大，连解“经”的“传”、“记”、“诂”等也引进“经”内，上升到“经”的地位。“三传”也成为经书。唐代正定“五经”，实际上包含了“九经”，就是《易》、《书》、《诗》、三《礼》和三《传》。宋代以后，“十三经”这一套儒家经典著作基本形成，《左传》成为“十三经”中重要的一部著作。

在西汉的今古文经学的分野之中，《左传》属于古文经学，《公羊传》、《穀梁传》属于今文经学。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左传》进行的，特别是刘歆是否伪造《左传》之争。这一论争，不但在汉代掀起轩然大波，而且这桩公案一直延续到清末。尽管如此，经

过汉代刘歆、贾逵、服虔、郑玄以及晋代杜预等学者的弘扬推崇,《左传》在“十三经”中已越来越被重视了。

关于《左传》,有几个问题需要谈谈。

一、《左传》书名

《左传》,西汉人称之为《左氏春秋》,或“《春秋》古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恐怕是有关《左传》的最早的正式记载。《汉书·河间献王传》载河间献王刘德“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也称为“左氏春秋”。又因为《左传》为秦火前遗书,所以又有“《春秋》古文”之称。《史记·吴太伯世家》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称:“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春秋》古文”即指《左传》。到了东汉,班固撰写《汉书》,称“及(刘)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汉书·楚元王交传·附刘歆传》),又称:“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又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同前引)班固称之为《春秋左氏传》,时人又称为《左氏》、《左氏传》。在《汉书》中有《左氏春秋》和《春秋左氏传》混用的情况。它如何变成《春秋左氏传》这一名称呢?沈玉成先生认为:“经过一段时期,人们逐渐觉得《春秋左氏传》这一名称要比《左氏春秋》准确,于是就为学人所习惯使用,简称《左传》。”这样的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左传》的作者

《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是左丘明（见前引）。班固基本上沿袭了司马迁的观点。《汉书·艺文志》说：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班固此说并非盲目地附和史迁。大家知道，《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来自于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所以向、歆父子也是持此看法的。此外，两汉至魏晋的一些大儒硕彦如贾逵、郑玄、何休、桓谭、王充、许慎、范宁、杜预等人，皆无异辞。直到唐代以后才开始有人怀疑左丘明作《左传》。此后，持怀疑论者代不乏人。清代刘逢禄、康有为等人甚至认为是刘歆割袭《国语》伪造。但是，正如许多先秦典籍一样，由于时代变迁，聚散无常，加上古代转写流传印刷条件之限制，常有后人增损窜入，总会发现与原书抵牾矛盾之处。所以持怀疑论者虽然提出了一些证据，终觉文献不足征，难以使人信服。

三、《左传》的成书年代

《左传》的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中前期。关于《左传》一书的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应在春秋末期，有的认为应在战国中期，两说皆自古延续至今。实际上先秦史书与诸子著作一样，有一个口头传诵的授受过程。一门之内，往往学传数代之后才开始写定。把一部近二十万字、包融各诸侯国史实和史料的巨著划定于一个短时期内甚至若干年内编撰而成，是不符合古代的实际情况的。有的学者认为，最初传授《左传》的人应该是个史官，他不仅有条件看到大量史

料,而且保留了史官传统的解说《春秋》的方式。而且《左传》的口头传诵,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在传授过程中,随时加入一些解说《春秋》的书法、凡例。今天见到的那些属于战国时代的史事和其中一些文字上的战国文风,也是在传授过程中加入的。这种看法,不妨可作为我们了解《左传》成书的时间和过程的参考。

四、《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集中到一点,即《左传》是否为《春秋》作“传”。古者释经为之“传”。司马迁、班固都认为《左传》是解经之作。东汉刘歆、陈元、韩歆、贾逵、郑众等古文经学家也都认定《左传》为解经之作。但是西汉末今文学家出于政治功利上和争立博士官的需要,否认《左传》为《春秋》作传。此后,传经与否的争论,久讼未决。虽然桓谭、杜预、孔颖达以及近代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坚持传《经》之说。但是自两汉直至现当代,认定《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与《春秋》不存在互相依附关系的学者仍然有人在。对于这种学术上的分歧,本来不足为怪,也不必作出强制性的统一。这里应该提到的是,今人杨伯峻先生研究《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时提出的意见,颇值得我们重视。

杨伯峻先生指出:《左传》解释《春秋》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引《春秋》原文作说明,如《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句,《左传》说“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二是用事实补充甚至说明《春秋》,如鲁隐公被杀,《春秋》只写“公薨”二字。《左传》却详细记载了隐公被杀的经过。三是订正《春秋》的错讹。如襄公二十七年《春秋》载“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传》订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四是《左传》有时把几条相关的经文,合并成一传。五是《春秋》不载的,《左传》也加以补充记载,等等(《春秋左传注前言》)。杨伯峻是主张《左传》解经说的,以上几点可以说明他立论的根据。由此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左传》与《春秋》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异与内在的关系。可以说,《左传》与

《春秋》的确是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的。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取折中之说,认为《左传》是一部以《春秋》为纲、并仿照它的体例编成的编年史。

其实,《左传》解经与否只是经学史上今文经学家与古文经学家之间的分歧,如果偏离了《春秋》与《左传》作为历史著作本身独立存在的价值而纠缠不休,意义并不大。《春秋经》作为编年史,只是略具雏形的开端,还未能建立起编年史的健全的体制;而《左传》在历史编纂学上却有了长足的发展。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左传》的特色:

第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当时数个主要的文化国,平均叙述。第二,其叙述不局限于政治,当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对于一事典章与大事,固多详叙;而所谓琐语之类,亦采集不遗。故能写出社会之活态,予吾侪以颇明了之印象。第三,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的著述,对于重大问题,时复溯源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这说明《左传》作者已经有意识地从某种历史联系的角度来统筹规划、取舍剪裁以编撰成书。所以,钱穆先生说:“《左传》是一部史学上更进一步的编年史,孔子《春秋》只是开拓者,《左传》才是编年史的正式完成。”(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春秋三传》)

五、《左传》与《国语》的关系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又《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余观《春秋》《国语》。”《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迄孔子,表见《春秋》《国语》。”于是后人有认为《左传》与《国语》同为左丘明所作,且都为解释《春秋》的。《汉书·艺文志》“春秋类”著录“《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大概即本之于司马迁。《左传》与《国语》又有“《春秋》内传、外传”之说。《汉书·律历志下》有“《春秋外传》曰:……”是为以《国语》为《春秋》外传之始。王充《论衡》也认为《国语》为“左氏之外传”。至韦昭作《国语》解序,以《左传》为“内

传”，《国语》为“外传”，又是本之于班、王二说。后世更有人发挥说，《国语》是左丘明作《春秋传》的稿本，“时人共传习之，号曰《国语》”（《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巽岩李氏说）。所以，《国语》长期被目录学家列入“经部春秋类”中，以“准经典”的身份流传后世。

之所以称《左》《国》为内外传，除了上述的原因，还因为二书中之史事有很多相同之处。《国语》记史时间始于西周穆王，终于鲁悼公（约前967—前453），在时间上与《左传》大体相同，而且有许多历史事件既见于《左传》，又见于《国语》。因此后人疑《左》《国》本为同一书。到了晚清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更认为《左传》《国语》本为一书，后经刘歆割裂《国语》，乃一分为二。

驳《左》《国》非一人所作，自晋代傅玄开始，至唐、宋以迄清代、近代，皆有说者。如隋代刘炫，唐代柳宗元，宋代叶梦得、陈振孙，清代崔述等，皆有论述。这里且以崔述之论为代表。崔述《洙泗考信录》论“《国语》非左氏作”云：

《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辞亦多体要；而《国语》文献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且《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盖《左传》一书，采之各国之史，《师春》一篇，其明验也。《国语》则后人取古人之事而拟之为文者，是以事少而辞多；《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故名之曰《国语》。语也者，别于纪事而为言者也。黑白迥殊，云泥远隔，而世以为一人所作，亦已异矣。

崔述从事辞之风格、材料之来源及体裁之差异来论述《左》《国》作者非同一人，识见实为精邃。

崔述比较《左》《国》二书之差异，不但可以说明二书非一人所作，也可以说明二书本非同一书之分化。对于后一个问题，近代有许多学者已有详细论述。如杨向奎先生《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

一文从《左》《国》体裁的差异，记事的分歧，以及在先秦典籍中名称的不同，证明二者不是同一书的分化。嗣后，孙次舟先生发表《〈左传〉〈国语〉原非一书证》之文，从刘向、歆父子校书的实际情况以及《左》《国》内容的比较，否定《左传》为刘歆割裂《国语》而成。刘节先生的《〈左传〉〈国语〉〈史记〉之比较研究》一文，则认为《左传》《国语》乃共同依据一种原始史料，然后按不同的目的加以改编，《国语》注重保存掌故制度，而《左传》注意政治和战争方面的史事，再次反驳割裂说。

争论虽然存在，但关于《左传》《国语》的关系，较多的研究者对比后的看法是：《左传》《国语》是在战国时就已存在的两部书，它们都参考过相同的原始史料，但各自独立成书。《左传》晚于《国语》，《左传》可能参考了《国语》中的史料，甚至改编了《国语》中的某些记载，但《左传》并不是割裂《国语》而成的。

在《春秋》三传之中，《公羊传》和《穀梁传》是以义理解说《春秋》的，而《左传》则是以史料阐述《春秋》的，所以《左传》又是一部历史著作。《左传》自成书之后，便受到人们的重视。作为历史著作，《春秋》的记事过于简洁，许多事件只有一句话甚至一个字。事与事之间只是机械地按年、月、日编排，很难从中了解事件的整个过程和具体内容。《左传》则不同。《左传》的记事内容、取材范围和描写的社会面都要比《春秋》丰富和广阔得多。它博采旧文简册，以及流传在口头上的历史传说，详细地反映了春秋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风俗的历史面貌和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描绘出一幅春秋时代的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左传》一书反映了当时的进步思想，如以“爱民”为内容的民本思想，以反抗强暴、爱护国家为内容的爱国思想；对那个时期为国家和历史的进步作过贡献的政治家进行了热情的赞扬，对暴君佞臣的恶品邪行进行了批判。而且《左传》对于后代历史著作体裁体例的形成，也具有开创之功。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左传》可以说是“集古史之大成，留给后人以无尽的宝藏”。《左传》对后代的史学影响是巨大的，司马迁

作《史记》，有关春秋时代的历史，就大量采用《左传》的内容。《史记》纪传体的创立，与《左传》也不无关系。司马迁以后的史学家，无不从《左传》中吸取营养。

《左传》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巨著，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朱自清先生说：“《左传》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左传》的文章叙述完整，文笔严密，创造了许多精彩的篇章和富有魅力的文学语言。《左传》善于描写人物，善于将人物的动作和内心活动刻画得生动细致，以表现不同的人物性格，创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如春秋五霸、子产、叔向、楚灵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左传》善于用委曲尽致、谨严而分明的笔调来叙述战争，把复杂的战争描绘得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左传》的应对辞令之美，又是它的一大特色。《左传》的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有力，许多记述辞令的篇章，成为脍炙人口的佳构。正因为如此，《左传》成为先秦时期最优秀的叙事散文著作。后代的古文家取法先秦，多模仿《左传》。所以，《左传》对于后代叙事散文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师从刘方元、刘世南二位先生攻读研究生，得到二位业师的悉心指导。特别是师从刘世南先生研读《春秋左传》，毕业论文就以《左传》为选题。此后，在二十多年的教学和科研中，一直没离开过《春秋》和《左传》。并由此扩大到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先后出版过《春秋左传直解》、《左传国策研究》、《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等书。今天，在《春秋左传直解》的基础上再做《左传》的全本全注全译，感慨良多。一是刘方元先生在前年以94岁的高龄离我们而去。刘世南先生也已90岁高龄，值得欣慰的是世南师身体依然康健，且每天仍然看书写作不辍。笔者时有疑难，仍可向世南师请益。二是对于《春秋左传》，还有许多疑难没有弄清楚，也还有许多可以做的课题，可惜总是力不从心而望洋兴叹！

本书以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的《春秋左传正义》原文为底本，参考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有的原文依杨注亦有所校正。此外，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辞典》、沈玉成先生的《左传译文》和《春秋左传学史稿》等书，亦为作者所参考和引用。全书由笔者和博士生程小青、李彬源共同完成，具体分工如下：

李彬源：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成公部分；

郭丹：僖公、文公、宣公部分；

程小青：襄公、昭公、定公、哀公部分。

最后由笔者审定全书。博士生林小云、尹雪华也参与了前期工作。


限于我们的学力和水平，本书的谬误与疏漏一定不少，敬祈专家读者不吝批评赐教。

郭 丹

2012年4月10日于福州适斋

总目

上册目录	1—5
前言	1—11
隱公	1—95
桓公	96—185
庄公	186—291
閔公	292—315
僖公	316—569
文公	570—720
中册目录	1—3
宣公	721—864
成公	865—1054
襄公	1055—1534
下册目录	1—4
昭公	1535—2081
定公	2082—2213
哀公	2214—2426



左传上

上册目录

前言	1
隐公	1
元年	3
二年	20
三年	24
四年	35
五年	42
六年	52
七年	58
八年	63
九年	71
十年	76
十一年	81
桓公	96
元年	96
二年	99
三年	113
四年	118

五年	120
六年	127
七年	139
八年	141
九年	145
十年	148
十一年	152
十二年	157
十三年	161
十四年	165
十五年	168
十六年	172
十七年	175
十八年	181
庄公	186
元年	186
二年	189
三年	190
四年	193
五年	196
六年	197
七年	201
八年	203
九年	209
十年	212
十一年	218
十二年	221

十三年	224
十四年	226
十五年	232
十六年	233
十七年	237
十八年	238
十九年	242
二十年	245
二十一年	247
二十二年	250
二十三年	257
二十四年	260
二十五年	264
二十六年	266
二十七年	268
二十八年	272
二十九年	278
三十年	281
三十一年	284
三十二年	285
闵公	292
元年	292
二年	300
僖公	316
元年	316
二年	321
三年	326

四年	329
五年	339
六年	351
七年	355
八年	361
九年	365
十年	375
十一年	380
十二年	383
十三年	387
十四年	390
十五年	393
十六年	414
十七年	418
十八年	423
十九年	427
二十年	432
二十一年	435
二十二年	440
二十三年	449
二十四年	463
二十五年	483
二十六年	492
二十七年	499
二十八年	506
二十九年	535
三十年	538

三十一年	545
三十二年	549
三十三年	553
文公	570
元年	570
二年	580
三年	591
四年	597
五年	603
六年	607
七年	618
八年	631
九年	636
十年	641
十一年	647
十二年	651
十三年	660
十四年	667
十五年	678
十六年	688
十七年	698
十八年	706

隱公

【题解】

隱公名息姑，魯惠公庶子，為聲子所生。前 723 年魯惠公死，惠公正妻仲子所生之子桓公年少，前 722 年遂由隱公攝政，在位十一年，前 712 年被羽父所殺。

魯國乃周天子分封的諸侯國，姬姓，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后代，建都於曲阜（今山東曲阜）。相傳孔子以魯國舊史為依據修訂《春秋》，按魯君在位年代紀事，起於魯隱公元年（前 722），終於魯哀公十四年（前 481）。現在通行的《春秋左傳》所附的《春秋》經文記至哀公十六年（前 479）。《左傳》紀事，仍然依照《春秋》的編年次序，只是下限至魯哀公二十七年（前 468），末又附魯悼公四年（前 463）至魯悼公十四年（前 453）韓、魏滅智伯之事。

《隱公》共記十一年之事，主要記載了春秋初年鄭莊公強盛鄭國並與周王朝的矛盾鬥爭。

【傳】

惠公元妃孟子^①。孟子卒，繼室以聲子^②，生隱公。

宋武公生仲子^③。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④。生桓公而惠公薨^⑤，是以隱公立而奉之^⑥。

【注释】

- ①惠公：《史记·鲁世家》谓其名为弗湟，《索隐》引《世本》作“弗皇”，又引《年表》作“弗生”，隐公与桓公之父。惠公在位四十六年卒。元妃：诸侯原配正夫人。孟子：宋国国君之女。春秋时代，诸侯之女生下三月才起名。出嫁之后，便不再称名，其称谓，或由排行与母家姓组成，如“孟子”，孟是排行，即老大（孟、仲、叔、季），宋国子姓，所以称“孟子”；或以本国国名冠于姓上，如齐姜；或以丈夫国名冠于姓上，如秦嬴；或以丈夫的谥号冠于姓上，如庄姜；或以夫家之氏冠于母家之姓上，如栾祁；或另加谥号于姓上，如声子、厉妫等。周王之女则称为王姬。
- ②继室：续娶。《左传》凡四用“继室”，皆作动词，续娶之意。声子：孟子的妹妹。《史记·鲁世家》谓声子为贱妾，本书哀公二十四年《传》云：“若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也。”似鲁未曾以妾为妻者，则声子不能视为正室夫人。
- ③宋武公：名司空。宋，国名，子姓，成汤的后裔。周武王灭纣，封其子武庚，武庚叛乱，为周公所败，改封纣的庶兄微子启为宋公，都城在今河南商丘。仲子：人名。是以排行加母家姓组成。
- ④“仲子生”至“归于我”：文，字。手，手掌。归，古代妇女出嫁称归。我，指鲁国。孔颖达《疏》云：“《石经》古文‘虞’作‘𠄎’，‘鲁’作‘𠄎’，手文容或似之。”据孔说，不以其手掌真有文字为可信，大约手纹似“鲁夫人”三字或似“虞”字，当时人或后人因而附会之。宋仲子之嫁于鲁，盖附会其手纹似“鲁夫人”三字。
- ⑤薨(hōng)：诸侯死称为薨。
- ⑥隐公立而奉之：指隐公摄政但仍奉戴桓公为君。之，此指鲁桓公。摄位称公亦犹周公摄位称王，固周礼也。此与下《传》“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为一《传》，后人分《传》之年，必以“某年”另起，故将此段提前而与下文隔绝。

【译文】

鲁惠公的原配夫人是孟子。孟子死后，惠公续娶了声子，生了隐公。

宋武公生了仲子。仲子生下来就有字在手掌上，说“为鲁夫人”，所以仲子嫁到鲁国。生了桓公不久鲁惠公就死了，因此隐公摄政而奉戴桓公。

元年

【经】

- 1.1 元年春王正月^①。
- 1.2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②。
- 1.3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鄆^③。
- 1.4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④。
- 1.5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⑤。
- 1.6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⑥。
- 1.7 公子益师卒^⑦。

【注释】

①元年：古代帝王或国君即位之年称为元年。鲁隐公元年，当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刘师培《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元年例》自注云：“《汉书·律历志下》引刘歆《世经》有‘周公摄政五年’之文，则摄位得纪年，自系古文说，天子与诸侯一也。”春：《春秋》纪月，必于每季之初标出春、夏、秋、冬四时，虽此季度无事可载，亦标明。周历以建子之月（今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并以正月为春。但《春秋》之四时并不合于实际时令。周之春皆今之冬。《论语·卫灵公》：“行夏之时。”夏以建寅之月（今农历正月）为正月，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则其春正今之春，考之以《诗经》，民间之四时皆夏时。王正(zhēng)月：鲁国用周历，因此称周王正月。王，指周天子。
- ②邾(zōu)：《国语·郑语》、《晏子春秋·内篇上三》、《孟子》并作“邾”。国名，曹姓，在今山东邾城一带，后为楚所灭。仪父(fǔ)：邾国国君的字，名克。盟：盟法，先凿地为坎(即穴、洞)，以牛、羊或马为牺牲，杀于其上，割牲左耳，盛在盘中，取其血，盛在敦中。读盟约告神，然后参加盟会者一一微饮血，古人谓之“歃血”。歃血毕，把盟约正本放于牲上掩埋，副本则参与盟会者各持归藏。蔑：鲁地名，即姑蔑，在今山东泗水东。
- ③郑伯克段于鄢(yān)：郑庄公在鄢打败了共叔段。本年《传》详载此事。郑伯，指郑庄公。郑，诸侯国名，姬姓，周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后。初在今陕西华县东北，郑武公时迁至今河南新郑，后为韩所灭。克，战胜。段，共叔段，郑庄公同母弟。鄢，旧国名，妘(yún)姓，在今河南鄢陵北偏西，为郑武公所灭。
- ④天王：周天子，指周平王。使：派遣。宰：官名。啜(xuān)：人名。归(kuì)：通“馈”，赠送。赗(fèng)：助丧用的车马束帛等财物。
- ⑤及宋人盟于宿：此谓鲁与宋人盟于宿。“及”上省“鲁”字。与盟者未书姓名。杨伯峻曰：“春秋初期，外大夫盟会侵伐，皆不书名。庄公二十二年《经》云‘及齐高偃盟于防’，此盟会外卿书名之始；文公八年《经》云‘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此盟会内外大夫书名之始。”宿，国名，风姓，在今山东东平东南。
- ⑥祭(zhài)伯：周王卿士之一，祭为其食邑，在今河南郑州祭城镇。伯，指排行第一，部分学者认为是爵位。
- ⑦公子益师：鲁孝公之子，字众父。后为众氏，为众仲的祖先。公子，诸侯之子称公子。卒，大夫死称为卒。

【译文】

鲁隐公元年春周历正月。

三月，鲁隐公与邾国国君仪父在蔑地会盟。

夏五月，郑庄公在鄆打败了共叔段。

秋七月，周天子派遣宰咺来馈送鲁惠公、仲子的丧礼。

九月，鲁国和宋人在宿会盟。

冬十二月，祭伯来鲁国。

公子益师去世。

【传】

1.1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①。

【注释】

①不书即位，摄也：依《春秋》书法，鲁国十二君，于其元年应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隐公因为是摄政，所以不书“即位”。书，记载。即位，开始做帝王或诸侯。摄，代理。

【译文】

元年春周历正月。《春秋》没有记载鲁隐公即位，因为他只是代理国政。

1.2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①。未王命，故不书爵^②。曰“仪父”，贵之也^③。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注释】

①子：周朝第四等爵位。周王朝将贵族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

五等，在王廷为卿大夫，在诸侯国为国君。但考之《经》例，凡小国，或文化落后，或在偏远之地，所谓蛮、夷、戎、狄者，皆称其君为子。

②未王命，故不书爵：此是释《经》语。庄十六年《经》既书“邾子克卒”，子是爵；而此不云邾子，左氏以为此时尚未得王命。杜预《春秋左传注》以为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称名。爵，爵位。

③曰“仪父”，贵之也：贵，尊重。杜预以为邾子克能自通于大国，继好息民，故书字贵之。

【译文】

三月，隐公和邾仪父在蔑地会盟——邾仪父就是邾子克。由于邾子还没有正式受周王室册封，所以《春秋》没有记载他的爵位。称他为“仪父”，是尊重他。隐公代行国政而想要和邾国友好，所以在蔑地举行了盟会。

1.3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①。不书，非公命也^②。

【注释】

①费(bì)伯：鲁大夫，食邑在费。费，鲁地名，在今山东鱼台西南。

帅，率领。师：军队。城：筑城。郎：鲁地名，在今山东鱼台东北。

②不书，非公命也：不书，指《经》不记载。《传》记此事，是由于城郎意出费伯本人，非奉隐公之命。

【译文】

夏季四月，费伯率领军队在郎地筑城。《春秋》没有记载，这是因为不是奉鲁隐公的命令。

1.14 初，郑武公娶于申^①，曰武姜^②，生庄公及共叔段^③。

庄公寤生^④，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⑤。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⑥，公弗许。

【注释】

- ①郑武公：姬姓，名掘突。《经》称郑“伯”，《传》称“公”，是因为不分公、侯、伯、子、男，诸侯可通称“公”。申：申国，姜姓，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后为楚所灭。
- ②武姜：武公妻。武是武公之谥，姜为本人之姓。
- ③共(gōng)叔段：郑庄公弟，名段；兄弟间年岁小，故称“叔段”。段后出奔共地，故称“共叔段”。共，本为国名，在今河南辉县。
- ④寤(wù)生：难产。寤，通“悟”，指胎儿出生时脚先出来。这样出生的孩子一般会难产。
- ⑤恶(wù)：厌恶。之：此指郑庄公。
- ⑥亟(qì)：屡次。

【译文】

当初，郑武公娶了申国的女子，后被称为武姜。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是难产生的，使姜氏受了惊吓，所以取名为“寤生”，姜氏因此讨厌他。姜氏喜欢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她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没答应。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①。公曰：“制，岩邑也^②，虢叔死焉^③。佗邑唯命^④。”请京^⑤，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⑥。

【注释】

- ①制：地名，又名虎牢关，在今河南荥阳。
- ②岩邑：险要的城邑。

③虢(guó)叔死焉:《汉书·地理志》臣瓚《注》云:“郑桓公寄帑与贿于虢、会之间。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盖虢叔之死亦在此年。虢,有东虢和西虢,此指东虢,韦昭以东虢为虢仲所封,则虢叔乃虢仲之后。

④佗:同“他”。唯命:唯命是从。

⑤京:地名,故城在今河南荥阳东南。

⑥谓之京城大叔:大,同“太”。《郑世家》云:“庄公元年,封弟段于京,号太叔。”杨伯峻曰:“顾颉刚谓古人用‘太’字,本指其位列之在前,叔段之称太叔以其为郑庄公之第一个弟弟也。”

【译文】

到了庄公即位,姜氏为共叔段请求制这个地方作为封地。庄公说:“制,可是个险要的地方,虢叔就死在那里。其他的地方任他挑选吧。”姜氏就替他请求京地,并让共叔段住在那里,大家都称他“京城太叔”。

祭仲曰^①:“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②。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③;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④,非制也,君将不堪^⑤。”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⑥?”对曰:“姜氏何厌之有^⑦?不如早为之所^⑧,无使滋蔓^⑨。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⑩,子姑待之。”

【注释】

①祭(zhài)仲:郑国大夫。祭为其食邑,即今河南中牟之祭亭,与祭伯之祭在郑州者为两地。

②都,城过百雉(zhì),国之害也:都,都邑。古之城邑皆可谓都。城,指城墙。过,超过。雉,古代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古

制侯伯之城方五里，计每面长九百丈，即三百雉。据后文大都不过其三分之一，故不能过百雉。

③参国之一：国都的三分之一。国，国都。参，通“三”。

④不度：不合法度。

⑤不堪：受不了。

⑥辟：逃避。

⑦何厌之有：有何厌。厌，满足。

⑧早为之所：犹言及早处置。所，处所，地方。

⑨滋蔓：滋生蔓延。比喻大叔段地益广，势益大。

⑩毙：倒仆，跌跤，此指失败。

【译文】

祭仲对庄公说：“都城的城墙周围超过三百丈，就会成为国家的危害。先王的制度：大的都城，不得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地的城墙，不符合规定，不是祖制所允许的，国君将受不了。”庄公说：“姜氏要这样，又哪能避免祸害呢？”祭仲回答说：“姜氏什么时候会满足啊？不如早点处置他，免得其贪欲蔓延滋长。一旦蔓延，就难以对付了。蔓延的野草尚且难以除掉，何况是国君您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行不义之事，必定要失败。且等着瞧吧。”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①。公子吕曰^②：“国不堪贰^③，君将若之何^④？欲与大叔^⑤，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⑥，将自及^⑦。”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⑧，至于廩延^⑨。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⑩。”公曰：“不义不暱^⑪，厚将崩^⑫。”

【注释】

- ①既而：不久。鄙：边境之邑。贰：两属。
- ②公子吕：郑大夫，字子封。
- ③不堪贰：不能容忍两面听命的情况。
- ④若之何：怎么办。
- ⑤与(yǔ)：给予，指把君位让给太叔。
- ⑥无庸：不用，用不着。
- ⑦自及：自己遭祸。
- ⑧贰：指上述两属之邑，即西鄙、北鄙。《左传》凡数字皆用“二”，不用“贰”；“携贰”、“陪贰”之“贰”字皆用“贰”，不用“二”，分别极为明显。
- ⑨廩(lǐn)延：地名。在今河南延津。
- ⑩厚：势力雄厚。得众：得民心。
- ⑪不义不昵(nì)：不义则不昵。“昵”依《说文》当作“黏”，粘连之义。犹今言不义则不能团结其众。不义，不义于君。
- ⑫崩：崩溃。

【译文】

不久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既听庄公的命令，又听自己的命令。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这种两面听命的情况，您打算怎么办？您要把君位让给太叔，下臣就去事奉他；如果不给，那就请除掉他。不要让老百姓产生其他想法。”庄公说：“用不着，他会自食其果的。”太叔又收取原来两属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封邑，并扩大到廩延地方。子封说：“可以动手了，他势力一大将会争得民心。”庄公说：“没有正义就不能号召人，势力虽大，反而会崩溃。”

大叔完、聚^①，缮甲、兵^②，具卒、乘^③，将袭郑^④，夫人将启之^⑤。公闻其期^⑥，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⑦。

京叛大叔段^⑧。段入于鄆，公伐诸鄆。五月辛丑^⑨，大叔出奔共。

【注释】

- ①完：修缮城郭。聚：收集粮草。
- ②缮：修补。甲、兵：指武器。
- ③具：备足。卒、乘：指战士。步兵曰卒，车兵曰乘。
- ④袭：行军不用钟鼓，今言偷袭。
- ⑤启：开启城门。
- ⑥期：袭郑的时间。
- ⑦车二百乘：杨伯峻曰：“春秋时多以车战，车一辆谓之一乘。杜预本《司马法》，谓车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但《司马法》为战国时书，未必合于春秋制度。以《左传》考之，闵二年，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兵三千人以戍曹，是一车用甲士十人。僖二十八年，晋文公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一车徒兵亦十人。”
- ⑧京：此指京邑人。
- ⑨五月辛丑：五月二十三日。

【译文】

太叔修理城郭，储备粮草，补充武器装备，充实步兵车兵，准备袭击郑国都城，姜氏则打算作为内应打开城门。庄公听到太叔起兵的日期，说：“可以了！”就命令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进攻京城。京城的人叛离太叔。太叔逃到鄆地，庄公又赶到鄆地进攻他。五月二十三日，太叔又逃到共国。

书曰：“郑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①；如二君，故